

楚寶

楚寶卷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寧鄉陶汝鼐較訂

名將

李藝

李藝字子延、襄陽人、初本姓羅、唐後、始賜姓、預屬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餽北平、詔藝以兵屬、分

部、歲、一、然、任、氣、勞悛傷崇、天下盜起、深瓏號當僥、伐
遺兵仗多在○而倉侍盜談、又臨、謝、宮、多珍寶、屯師且
數萬、皆盜使掠、晉守將趙什任、賀蘭訓、晉文衍等、推、
禦、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寇、軍○爲、諸、將、忌、畏○禦○除○自○討○
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
山○而、晉、守、不、賑、卹○豈、安、人、選衆、意、耶○士○皆○怨○既還、翟
丞出郡謁、禦、執、之○陳、兵、入○什任等、權、爭、聽、命○禦○仰○發○
賞○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叔興已者、渤海太守
唐祿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

林甫改稱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顚覆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數與建德戰多所俘獲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

會滄州逆請入朝拜左翊衛大將軍獎賞其功且責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將突厥放横藉藝威名欲憚勞詔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竟誅死

聖猶曰李藝固剛愎哉當其激忿怒據幽州稱燭帝發喪三日識唐公人望所歸何其哀勇而明決也若夫推黑闥之強制突厥之變功亦不在諸人下乃卒以猜疑致叛甚矣御將之難每於獸盡狗烹有深歎也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巳、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

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諭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揜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擬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

光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長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濟、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趣、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鎭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

爲衆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發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隨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

徃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尚冀聊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貞壯

聖楷曰羅弘信父子其智皆足以自全而紹威遂

至盡誅邪罪是又殆爲智所困矣力窮勢迫乃猶于梁以移其祚暨乎其既滅矣魏將何往此亦可爲危人以自安者之烱戒也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獷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鎭荊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

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
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于君山、
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帶鑿深池于
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
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
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
滿卒、子彥恭自立、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
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澧朗。

入於楚。

聖楷曰、雷滿初起兵大澤中。觀其智計有大過人者。使高駢能善御之。何綦盜之弗滅哉。乃聽其逃竄而自立。遂據有澧朗。稱節度使。天子不得不問。連師不得而討。父子刦盜。爲荆湖大患。此亦僖昭以來所僅見也。向使不遇馬殷。澧朗其終爲蛟窟乎。嗚乎。御得其道。天下狙詐皆吾屬。御失其道。天下狙詐皆吾敵。治天下者之責。審所御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爲滿作傳。其大旨或在斯乎。

澧朗入楚考

聖楷按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初爲孫儒裨將、唐乾寗元年、從劉建鋒入湖南、建鋒爲其下所殺、遂共推殷、爲帥、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已又取桂管、以其將李瓊爲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已又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攻朗州、執雷彥雄等七人、送

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東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下璽書慰勞殷由北地大力完數逖封爵明宗即位二年封殷楚國王自湖南北共十州沒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文

武皆進位、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諡曰武穆、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爲兄希蕚所弒、國遂入于南唐、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讖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凡五十七年、

周行逢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周世宗拜行逢武淸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

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王帥、罪當死。以其迎我來、忍殺爾。叔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千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

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縣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傭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傭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遣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免爾行逢爲稍損建隆

三年、宋祖 太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田、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涕、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師璠至

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聖揩曰綱目稱行逢晉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又湖南大饑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按此數事當時諸鎭無有如行逢者但其邊幅狹隘嗇於殺

戮雖襲馬氏之餘烈而不承其祚此青衿負租所以來室內之誚也徐仲雅杜門不出豈獨高尚哉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爲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喋血以戰金兵敗走肆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

覘首遲明抵棗陽馳哭如神金人大駭稍遁方將移
師京西閫提大齊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
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塹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
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
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
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藥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豬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搯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頂○穿穿才透○即施毒燻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頹樓埳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撓埼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

仍躬督役五月○成金人摘頭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殺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團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擁刀迫前自晡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遂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下餘弩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殘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鬬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入金營自贖至三更金人積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逐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撤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陣還於西北濠外瀦水爲瀍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舠屋與屬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閒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
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爲罷市。巷哭。子珙有傳。
扈再興傳曰。金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
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云金人剏對樓甃
車。華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乃大敗去。
趙方傳曰。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料其氣

已竭乃召再興隸以東師兟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濮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詭可單騎遁

聖楷按金師詭可再圍棗陽八十餘日宗政與之血戰凡十五陣援師始至此是宗政第一奇功若據再興傳則是再興與宗政同在圍城中也與趙方傳不合又本傳云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鬭入城豈王大任爲再興所統而先遣之入耶三傳並紀一事而矛盾如此蓋當時秉筆者不

出一手故令赴援與城守之功無所差別此腐儒之史之陋也

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父宦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蹙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焉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圍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俱

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且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三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希稷書令教二人挈家隨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刜馬軍三千招遊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

使趙善湘曰以義斌盛金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否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挫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入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千艘入淮以斷賊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挫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

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綏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

必亾○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
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眞州○
且淮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
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
發○事已亟○及葵果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
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疑據舊巢○其謀必急○
然○盛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制
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
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

考、寶

藏、不、動○只、約、義、誠○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撫、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二年春、來祠、三年彌遠訪將才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鳥合而

退戰或以賊辭之乍逆乍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寇[illegible]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與吾之犄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艱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

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
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勞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
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
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朞年可以強國一年
可討賊突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
討之恐賊則必反而求賂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
怒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也重
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
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

攻令若設實應天兵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闔
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
召范稟議紹定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
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
不得已率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
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
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
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
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梟無益

也。制置乃許范剌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累進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判李伯淵縱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下定變、乃因之刼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

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盜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後卒於家

聖稽曰趙范故好功喜事之人哉然說者謂其狃揚州之捷遂致洛師之敗此不足以服其心也三京八陵豈可一日委之腥虜者獨惜以范之智明于料金而昧于北伐也使當孟珙入蔡滅金之後各守封境畜養人材歲歉則發廩以救饑兵服則

屯田以足餉寇至則以戰爲守寇退則以守爲戰來事何不可爲乃獨遣衆議儀備興師斧千里之空城啓淮瀆之大費既失汴京而范之氣亦索然矣襄陽樊燼可勝歎哉語云怠生于宦成病始于新瘳其范之謂乎

管如德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爲宋將、以蘄州降、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閒道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都、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擊、死數十人。破械脫歸、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此眞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無復然、嘗從獵、遇大

渫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
都。賞賚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德對
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寇。不、亾、
何、侍。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爲朕言之、一
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恃。人。命。凡、有、罪、者。必。令。
而。對。果。貫。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
郎、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授湖北招討使、總管
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术南攻宋、如
德以軍爲前鋒、至揚州子橋、與宋戰、晝夜不息、如、德、

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佳
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師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
船悉送阿术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
諸郡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
諸郡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往諭紹興諸郡皆下初
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平入覲
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
是矣帝嘉其樸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
曰立領薄征息兵懷遠立法用人省役恤民設官制

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頒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兵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民得毋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潦相仍、民不聊生、今累歲豐稔、沐恩多矣、敢有貳志、帝善其言、且慰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勿憚勞、亟馳提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脅從者。多所全宥。

二十六年還江西行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民疲于轉輸介冑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即擁十餘騎詣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梟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耙諡武襄

栗楷曰管如德父子宋爪矛之任也皆以城降何
取乎爾抑如德之孝足動王知歟乃至缺誹蹀血
而撫怨然後獄士爲知已者死由其感憤深也豈
得以大馬羈之哉若夫不戮一人而下諸城不殺
降卒以昭仁信則又賢乎白起諸人遠矣

康茂才

康茂才蘄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察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曰、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頓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王。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令、願、隨、充。効、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焉、駄、沙、克、樅、陽、改、營、田、使、上、曰、北、方、兵、亂、失、耕、之、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

諒既破姑蘇將寇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迷其來分其力紿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僞降約爲內應者友諒來否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閽僕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爲書言上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賊四面勍敵僕委身圖附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乘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遣閽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

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隋殺
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
然又遠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齊馬敵旗四散落落
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
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斬黃戰鄱陽湖圍武
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
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
又從征下齊魯關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
中卒追封蘄國公諡武襄子鏞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封蘄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終無後及燕長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嘗令鐫蘄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燕兒鑑鐸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疊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傅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追封如父謚忠愍

聖楷曰開國勳追封俱再世者蘄春一人而已又皆卒于軍撫慶編卹閫韃鼓可勝歎哉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潭人成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膂略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誇異入試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歸充帳前親兵常擎蓋侍上出入忠謹便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

指揮談全、諭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眞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日、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　仁、宗、居、守、有功、建文四年、以左都督、封鎭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鎭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擒臺羅寨、新叛酋普亮、滅其衆、殲、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諡武毅、蠻中皆祠祀、成八、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爲總兵、官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督同知、景帝初、守備[illegible]荊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德中鎮廣西、坐貪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墨、嘗總兵團營、爲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貴苗僞王通、濟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兵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溥清慎、襲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爲牽布衾、供斂、卒、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

諭武、爲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廉、幹○不、苛、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子、鑾、嘉靖七年、嗣侯、出爲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羌伯毛漢、代鸞、旨下數日、又劾罷漢、用都督劉璽、璽致仕、居南京、萬表代璽、鸞○端○靖○廉○明○温○榮○孝○友○時、論、歸之○言、官、竟、被、考、察、去、鸞復爲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

聖稽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讓、無、過○雖、屢、從、征、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追革除之際○受知 成祖○

始列爵土又終其身未嘗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難功封者四十餘人而叟國之後獨增華奕鼎以迄于今若溥之清慎能文仕隆之寬弘簡質寧之厥明孝友其粲然往牒者矣豈非事主而撝其私則胙福必大立功而忠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有不爽者哉予爲叟國同里人每求其先世之封楙不可得慨懍然動吊古之悲李太史曰予嘗聞公有戰衣一襲血漬花殷爵以聞公九世孫大禮云春秋忌日慨陳以祭其花斑緊悵不遂索見之

也。

張武

張武瀏陽人。鷙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護衛百戶。戰眞定。破耿炳文兵於滹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賻。武贈潞國公。諡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匿誥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聖楷曰。靖難後。以九門鑣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

贊

霸業七戰論功而武功居封侯之首可謂拔起者
矣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豈能偉致哉惜其無下國
除不詳青史以光大業也是時孝感王忠封靖安
侯亦以無後除荊州王友封清遠伯以罪廢皆靖
難功

楚寶卷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衡陽唐大成較訂

智謀

鬬伯比

鬬伯比、楚大夫芈（音米）姓、若敖熊儀之後也、楚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薳（音威）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少
熊率且（徂背律）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
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師
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
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
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
餒而君逞欲祝史矯[illegible]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

牲牷肥腯（音突牛羊曰肥豕曰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音族疥癬也）蠡（音裸無毛也）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
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少師有寵伯比復
言於王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三十七年楚子伐
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
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
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屈瑕爲此官名官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於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

師曰諫者看刑及鄭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救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嘗考鬬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懟復假少師之寵而阻季梁之請置毫末之疑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旋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

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敝焉今時往事陳書之簡册讀者猶不知其端倪況於當時身歷其綱者乎

水經注曰隨縣故隨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有溠水出縣西北黃山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于隨卽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昔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啣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　聖楷按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人隨爵爲侯至楚昭王時尚存其邸吳入

曰以隨之偪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不知何時始滅入楚、史記國表俱不載、

羅鄢盧戎考

羅熊姓子爵、初國南郡枝江、楚文王移之長沙境內、秦立長沙郡、因以為羅縣、即今湘陰平江二縣地、羅水所從出也、鄢亦小國、在宜城縣南、水經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云、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西山中有一石穴、出馬、其事近誕、故不載、

蔿賈

蔿賈字伯嬴、芊精音姓、蚡冒之後、薳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楚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大。而。賞。何。後。之。有。已、而、予、王、衆、敗、莊王王
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下無異饌）次於句澨、（音筮）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力也、

胡氏傳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

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
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賊楚之罪
詞也
聖楷曰楚莊王九年令尹子文始卒其子鬬般爲
令尹弟子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賈因與越椒
譖鬬般殺之故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椒又惡
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是何爲
賈之智工於料子玉拙於自料也黄潛翁謂魏晉
閒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于反炤便如漆墨

殆亦爲賈之流與

庸麇考

麇嬴姓子爵沿革志云鄖陽府古麇庸二國地也今按竹山竹谿與漢中平利諸縣皆庸地而麇則鄖縣鄖西居多故庸帥羣蠻麇率百濮俱各以其相近而招聚之且庸地廣而近楚麇地狹而百濮又去楚甚遠伐庸則麇懼而百濮散矣爲賈之善謀如此

百濮考

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今按卜人卽濮人也其地與哀牢相接種類不一有黑僰濮有赤口濮有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有文面濮其俗劖面以青畫之有尾濮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其俗食人好啖其老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

范山

范山楚人穆王八年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於是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呂東萊博議曰晉霸公不道基于始而成于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朕兆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于衆人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霸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于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霸公政令之所及也故

蔽于尊而不知列于齊盟者霸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于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擯之趙荷隨會之誅反在于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歎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

按是時晉靈公始立三年

伍參

伍參。楚嬖人。莊王十七年。圍鄭。晉師救之。楚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桓子林父武子士會莊子趙朔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
郎先叙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書佐下單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中軍大夫）趙同（下軍大夫）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荀首下軍大夫）曰原（趙同邑）屏（趙括邑）咎（指彘子）之徒也

趙莊子曰、欒伯（卿欒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卽郤克佐上軍）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卽隨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
先濟潘黨既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棄車而走林屈蕩（爲左廣右）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卽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胡氏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

其[illegible]罪累上也

聖楷曰邲之戰晉師敗績春秋獨罪荀林父者爲其令不行于先縠也然而伍參於未戰之先料之不爽又何其神也蓋謀之既滅即釁入可以佐相國之所不及謀之不滅雖大夫適足以覆師辱國而與謀國者可不慎所從哉抑參之後爲伍舉爲伍員直諫著于楚國忠孝照乎天下其貽謀之善予更有取焉爾

昭奚恤

昭奚恤楚大夫也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
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
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
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
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
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
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
狗爲有執（咋言　苦）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
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
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又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
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
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
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卽山陽君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閒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指江乙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忠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

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以故（故謂設亦以係已意）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劉向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得失而圖之宗在寶龜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入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太宗予教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
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强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
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
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
言於秦王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聖楷曰楚司馬子反死共王十六年令尹子西死
惠王十年葉公子高與昭奚恤皆相去百餘年何

得聚於一壇之上愛其文采陸離敘次可觀以為寓言亦足存也大抵劉中壘之書此類甚多如石乞侍坐於屈建左史倚相畫策於莊王皆乖繆之尤者不可覼舉

璽楷又曰江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奚恤于楚王不得其閒而入一乘北方畏奚恤之問遂為狐假虎遂為狗溺井遂為子弒父臣弒君言愈支離意愈深毒以中楚王之心然而奚恤不為動也至又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所謂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奚恤於是危矣

故不得不爲王明白言之末後云是其爲人也近
苦矣更妙讒人之口付讒人之心若一語拈出然
奚恤與江乙自是箭鋒相柱若使他人當之尤江
乙舌本久矣事君交友者其何能自保乎

昭陽

昭陽爲楚令尹、楚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飮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

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否蛇先成舉酒而起曰
吾能為之足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
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
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
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
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之十二年五
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秦必南圖楚
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楚之助好利而惡

雖好利可營也惡雖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從之五國既敗魏使惠施之楚楚將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招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入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

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
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
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入謁和於魏
聖楷曰六國時惟楚魏與秦接界故韓氏爲楚輔
國也然昭陽相全楚之盛不能使其君安宮尊榮
一則信陳軫而罷齊師再則因杜赫而構魏和是
皆以楚爲餌而保已之富貴功名也豈忠于謀國
者哉嗟乎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
相烹秦曾不出薪陳軫之言可爲楚事之痛哭也

干象

干象楚入宣王時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干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

之、順、爲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
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
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曰不如相共立、王
曰其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
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聖楷按楚策亦有甘茂相秦一段、但干象作范環、
共立作公孫郝、其文字多脫誤、故取韓說、

景鯉

景鯉楚大夫也楚懷王時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

不如釋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
秦魏於齊王曰諸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王使景鯉如
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畱之以市
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
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畱景鯉景鯉使人說
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
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
為昆弟國今大王畱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
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秦策曰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聖猶曰鯉與於秦魏之遇是時秦魏齊三國俱隣鯉衛中而不悟楚王之不知無足責也故鯉以已與遇之策使人陰賀之於王而復合周秦代爲之請此鯉之策最奇處鮑彪高誘諸家注鄙不解何

也

楊太史愼曰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雎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變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庸之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舊利亡怙不知怪可勝誅乎

昭睢

昭睢楚相也楚懷王二十年業已欲和秦秦齊湣王復遺楚書欲爲從長懷王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

不能使韓不以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眛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三十年秦昭王遺懷王書欲與王會武關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

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郡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薨而請太子還王楚齊湣王謂其相曰

不若留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武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遣楚太子太子歸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十八年楚復為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武公曰西周之地絕

兵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
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
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
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
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
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
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聖楷曰。昭睢重樗里疾于齊韓。與夫爲景鯉書策。
俱平平耳。及諫懷王入秦數語。便遠出當時策士。

之上故其詐赴于齊以趨太子脅脅坐色至所云賴社稷神明國有主矣我
朝于忠肅公謙猶用其策以固神京以全
上皇嗟乎忠憤生其智勇千古一轍誰諒之哉

傅慎子

傅慎子楚襄王傅也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入見王曰穀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
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至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
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
曰善乃從其計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
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
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
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翌楷按楚策又云兵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留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芈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按此即子良之策而兼用衆鯉者亦甚捷要但

不若楚辭敘次層折點染多姿文人之筆辯士之舌可稱二美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畏其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之、要。令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言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于齊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于秦則楚趙之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

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擠頤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野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
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為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
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而朝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
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夫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
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
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
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
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爲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適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楚乃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刺殺春申君盡滅其家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聖楷曰春申君自相考烈王而後無一事足狀人

意者豈其才智有盡哉蓋是時楚已盡失故郢徙陳未已徙鉅陽又徙壽春封疆日蹙國事已不可爲矣然則爲春申計者將如之何不請江東之封不進李園之妹爲君擇一賢嗣爲國擇數賢佐如朱英汗明輩使修富彊之術補已行政叅雖大何異焉猶可以善始善終也計不出此而城吳故墟盛營宮室娛姬竊國身隨以滅悲哉

春申考

按黄歇楚黔陽人是時楚都申郢故黄歇封于春

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今
黃州相傳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
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閒是也、其必兼二城
封焉○如田之食嘗薛邳○後楚并吳、秦使申鄭○楚遷
壽春、猶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
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亦後人追作之也○黃輿諸
志不考、乃謂春申君墓在常德府、又云府治南爲
春申君宅、此皆因黔陽而附會之、不足據、